

迷 ■ 璃石

瀛苑副刊

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房間的牆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，連被子也是，沒有刺鼻的藥水味，頭頂上的燈光是柔和的黃，不是亮眼的日光燈白，身上穿著的是柔白的絲質睡袍，不是病人服，而且沒有插滿針管。她知道這裡不是醫院。

但這裡是哪裡呢？她不禁有些些驚慌，動了動四肢，除了因久睡而有的一點點痠麻的感覺，似乎沒有什麼不對勁，應該可以活動自如。輕輕的掀開被子，小心翼翼的起身，再把雙腳緩緩移放到地板上，輕手輕腳的，是怕驚擾到不知名的人，或者是怕自己被驚嚇到吧。

踮著腳尖，在暈黃的光影中搜尋門的方向，終於在滿眼的白中發現那閃著銀光的門把，走向門口，正要扭開門把的時候，門卻伊呀一聲的開啟了，門外正欲進門的是一個女子，有著姣好清秀的面容，穿著和她一樣的睡袍。同時被驚嚇的兩人，呆立在門的內外，幾秒鐘的沉默之後，那女子收起驚嚇的表情，露出嫣然的笑容，那笑容裡竟有著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。

她尷尬的點頭微笑。

這裡是哪裡呢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而你又是誰？她有滿腦子的問題想問，臉上佈滿疑惑，女子卻只搖搖頭，用手輕輕的把她推回床邊，她乖乖的重新又躺回床上，女子滿意的笑了，幫她蓋上被子，拉開了在床的右手邊的窗簾，她这才發現外面的光線亮的刺眼，是個大晴天呢！女子把燈給熄了，轉身走出了房間，把門也給帶上。

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她一點也想不起來。這是一個收拾的井然有序，而且乾淨的合

於潔癖式的要求的房間，小小的，大概只有三坪大吧！右手邊的窗外，是一片藍天，沒有任何其他的物件，這裡要不就是在高樓頂，要不就是位處空曠的地方，窗外能透露給她的線索實在太少了。

那窗內呢？除了在她躺著的這一張床的正上方那一盞剛被捻熄的暈黃的燈，其他的顏色都是白的，連窗簾都是，只是窗簾有兩層，貼近窗戶的那一層是黑的，另外覆蓋著一層純白的布幕，難怪她剛剛完全感覺不到這屋子有一扇窗的存在。

這些之外，就只有那一扇門了。對了，還有地板，剛剛下床走動的時候，只觸到冰涼的感覺，地板是什麼顏色呢？她再度坐起來，望向床邊，地板竟然也是純白的，而且一塵不染。

這裡到底是哪裡呢？答案大概只能從門外尋找了，剛剛和那無言的女子短暫僵持的幾秒鐘裡，她竟是失了神，沒有開口發問，也忘了瞥一眼門外的世界。決定下床，走出房門看看，輕輕轉動門把，期待門外是一個小客廳，有人在，而且可以解答她心中的疑問。

門開了，外頭竟仍是滿眼的白，同樣純白的牆壁、天花板和地板，還有一張和她剛剛躺著的一模一樣的床，床上躺著一個人，是剛才那位面容姣好的女子，她睡著了，嘴角有淺淺的笑。

這是另外一間房間，房裡有著一盞同樣暈黃的燈。她走向床邊，試圖喚醒那女子，卻發現自己張開的嘴裡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她輕輕的碰觸那女子，想要搖醒她，那女子卻彷彿睡死般的一動也不動；她摸索著四面的牆，這房間沒有窗子，除了和她的房間相通的那一扇門，還有另一扇門。她扭開門把，推開門，門的另一頭也是一個房間，一模一樣的房間，床上也躺著一個人，一個帶著淺淺的笑容熟睡著的女子，和另一

房間的那位女子一個樣。

她張大無聲的嘴，不敢再去尋找其他的出口，踉蹌而回原來的房間。窗外的亮光扎的人睜不開眼，她走向那扇窗，窗外真的只有藍天。喔！不，精確的說，往上望是藍天，底下則是霧茫茫的一片，其他的什麼都看不見。

顏坐在床上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麼事，為什麼會在這裡，而這裡到底是哪裡，還有那些女子又是誰呢？正苦惱著，一位女子悄聲推門而入，她已分不清到底是不是最原初的那個女子，她慌亂的比手畫腳，那女子仍是搖搖頭，又把她推回床上躺著，幫她蓋上被子，拉上窗簾，扭亮了燈，轉身走出去，把門給帶上。

屋裡頓時陷入一種迷離的氤氳中，讓人覺得好疲倦，眼皮漸漸沉重起來。恍惚中，她彷彿看見一個個穿著純白睡袍的女子安睡在一張張純白的床上，突然間，又全都醒來，在一個個白淨的屋裡各自跳著舞，每次轉身時，每個人臉上都掛著一抹嫣然恬靜的笑容，旁若無人的，自由的舞動迴旋。一次又一次的，越轉越快，越轉越快，那無數的笑容最後竟匯成了一張清晰的臉，臉上有著淺淺的笑意，迷濛中，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她才恍然，那好像就是——她自己。

2010/09/27